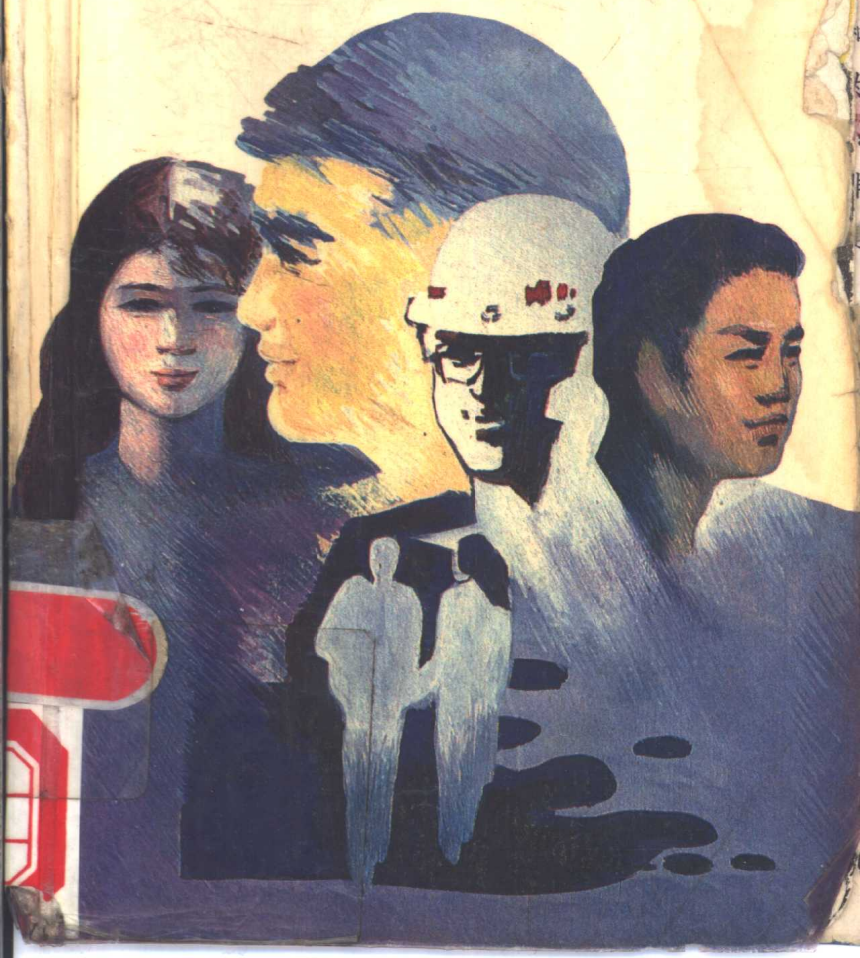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WORKER'S PUBLISHING HOUS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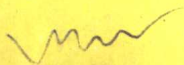
假如生活欺骗了你

● 程树榛 著



117761

1247.57
2644



假如生活欺骗了你

● 程树榛 著

假如生活欺骗了你

程树榛 著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安外六铺炕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昌平县长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8.875 字数：290000

1989年 8月第1版 1989年 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 1 — 4720 册

ISBN7-5008-0484-9/I·150 定价：6.65元

目 录

假如生活欺骗了你	1
人约黄昏后	127
相逢时难	317
人海沧桑	422
试验刚刚开始	448
温暖雪夜	492
天涯芳草	510
友 爱	546
灵 感	569
我的生命的春天	593

假如生活欺骗了你

谁也没想到，吴阶竟会走上台来进行揭发，揭发的对象竟是吕慧竹，揭发的问题竟是那样的严重：吕慧竹至今还和她的黑帮父亲划不清界限，并恶毒攻击中央首长陷害革命老干部。这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行为。吴阶表示：坚决与吕慧竹彻底决裂，断绝一切关系。

瞬时，会场大哗。人声鼎沸。

人们早已知道，吴阶和吕慧竹是两姨表兄妹。两年多的大学生活，从他们非比寻常的关系中，完全可以断定：这是一对理想的伴侣。今天，吴阶突然有这样一个决绝行动，足见吕慧竹问题的严重。否

则，吴阶怎会如此绝情呢？

吕慧竹也被自己表兄这个突如其来的行动搞懵了。这能是真的吗？直到昨天下午，他们在从城里一同返校的路上，还一再相互勉励：一定要挺得住，做一个不负于革命先辈的好后代，经得起生活的严峻考验。为什么一夜之间竟会产生这样大的变化呢？这变化太突然了，以致使吕慧竹感到，眼前的一切都是陌生的。

满怀革命义愤的造反派们，当然不会忽视吴阶的这个革命行动。当时就有几个红卫兵气势汹汹地奔上主席台，要吕慧竹对吴阶揭发的问题立即表态，和她对立的那一派，强烈要求对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；和她一派的同学则痛心疾首，也要求总部对她采取果断措施。两派的要求殊途同归：决不能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从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滑过去。

会场成了开锅粥。愤怒的人们或大声疾呼，或怒目直视，用最强烈的情绪，表达最强烈的义愤，争先恐后地显示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忠诚。声音之高低，与忠诚的程度成正比。因此，声浪一浪高过一浪。吕慧竹则象一只老鹰翅膀下的雏鸡，惊悸得无地自容，不知如何自处。

正在义愤的高潮中，台下走上一个人来。此人高高的身材，大大的脸盘，两道剑眉下边，是一双锐利的大眼，有棱角的嘴唇，象雕刻家塑雕而成。人们认得他是吕慧竹的同班同学，名叫秦伟。在一年级时，曾和吕慧竹有过愉快的交往，后来呢，用句形象而又通俗的话来说，被那位女大学生给“涮”了。为此，曾引起不少同学不平的腹议，认为吕慧竹是封建门第观念作祟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吕慧竹是一位将军的小姐，秦伟却是一个小民百姓的儿子。据说，两人关系的恶化，曾给这位小伙子带来不少痛苦。现在，秦伟上台来了，肯定是连发的重型炮弹，加上他还是吕慧竹对立面的头头之一，那末，他的一举一动，均不可等闲视之了。

“我有个建议！”秦伟对着麦克风向嗡嗡作响的会场说。于是，嗡嗡声戛然而止。“吴阶的揭发很重要，需要认真对待。我建议对此事进行全面调查，然后再得出应有的结论。”

由于秦伟和吕慧竹有过特殊来往，当然说话就具有某种与众不同的权威，更不会有“右”的嫌疑。他的建议当场得到通过。

吕慧竹瘦弱的身肢也暂时松了一口气。回到宿舍后，她便一头躺倒在床上，……

二

姑娘的回忆往往是温馨而甜蜜的，吕慧竹的回忆，却掺有难言的酸楚。

三年前，吕慧竹还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十八岁少女，当她走进S大学门槛的时候，迎接她的是充满阳光和鲜花的校园，等待她的是阳光和鲜花铺路的前程。生活给她的待遇太优厚了。父亲吕明是一位名驰中外的人民解放军战将，母亲李菁是某外贸部门的处长。她这个独生女儿，是双亲的掌上明珠。吕明一生戎马疆场，出于职业上的习惯，经常提醒妻子要严格要求女儿，李菁瞅着这个浑身生着茸茸嫩刺的玫瑰，可舍不得轻易碰她一下，何况，这孩子并不象某些高干子女那样骄纵自己。她衣着朴素，学习勤奋，除了对北京这个城市特别偏爱以外，其它则别无所求。解放后的这些年，她曾随着父母工作的调动，住过不少城市，最惬意的要数亲爱的首都了。北海的白塔，颐和园的长廊，故宫的角楼，天坛的回音壁，都能给人以美的享受，艺术的联想，我们古老民族的精萃，都集中表现在这座新生的古城上了；特别令人庆幸的是它是毛主席居住

的地方。在那些人们思想单纯、信仰笃诚的年代，一提起毛主席，心里头便有一种热烘烘的崇敬之感。能和这样的伟人共居一个城市，共同呼吸同一空间的空气，简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享受。吕慧竹那颗纯洁的少女之心，比任何虔诚的青年人对领袖的崇拜和敬仰都要深沉得多。因此，她爱北京也爱到入迷的地步。正象她在日记簿上有一首只供自己阅读的小诗所写的那样：

我爱北京，
爱她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，
爱她空气中的每一个分子，
爱她的上空随风飘舞的云天，
我更爱领袖如红日所散射的光芒……

令她满意的是，高中毕业后，又考取了青年们无限向往的S大学。毕业后留在北京的希望，已胜券在握了。请读者不要误会，在六十年代中期，大学毕业生靠父母的高官厚爵来走后门分配到好的地方和好的岗位，还没有形成风气，纵有个别例外，也仅能偷偷摸摸暗中进行，而且还经常受到人们的鄙视和谴责。吕慧竹压根儿就没想走这条不十分光彩的途径。她是要用自己的刻苦钻研，取得优异成绩

而理直气壮地留在首都的科研机关，就象她这次考取S大学是凭自己的真本事一样。

生活在吕慧竹面前的就是这样美好、充满着诱人的魅力……

当然，在进入大学后，这位少女也曾有过一段感情上的波澜起伏。那就是谁也逃避不了的爱情的折磨。

在一年级大学生开学后的联欢会上，一个男学生用动听的男中音朗诵了一首普希金的诗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……》。他朗诵得那样深沉、那样有感情，那充满激情的声音直往你的心窝里边钻。慧竹是个爱好诗歌的姑娘，早在中学时代，她就对普希金的诗爱得入迷，特别是这首诗。在听朗诵的过程中，她完全沉浸在朗诵者所模拟的意境中，眼睛里不禁流出激动的泪水，而且在激动之余，一下子对朗诵者发生了好感。这个男学生便是从遥远的边疆来的那个达斡尔族的后生秦伟。

其实，这是个平平常常的年轻人。除了高高的个头，深邃的眼睛，简直没有什么突出的。可是，就是那双深邃的眼睛，那浸在一泓清水中黑色的透明如宝石般的眼珠儿，有一股神奇的魅力，象磁石一样吸引着少女的心。在上大课各选择座位时，在

吃饭大伙儿拼凑饭桌时，在晚自习请老师答疑时，她总想尽量挨近那个年轻人，为的是从那“黑宝石”上摄取一种精神力量。一时摄取不到，心中就若有所失。

可是，我们这位来自穷山僻壤的达族青年，对女性目光中微妙的试探，却很迟钝。很长时间，他没有意识到照耀他的青春羽翼的有一颗明亮的星，以致有的同学提醒他说：“秦伟，你要注意：有一只温柔箭在向你瞄准，小心被射中！”这时，他才从迷离中省悟过来，而且毅然地一把抓住了这只箭。

爱情的蓓蕾在不知不觉中孕育成长。

在碧影湖畔那绿草如茵的小径上，印下多少幸福的脚印；那古老的石舫上，留下多少低切的话语。少女的心，象喝足了甜美的葡萄酒，在朦胧的初恋中，她醉了。

如果生活的轨道就这样笔直地延伸下去，直到幸福的终点，那该有多好！但是……对！生活中常常就出现这个无法抗拒的“但是”，使得他们的爱情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。

因为出现了第三者。

第二年秋季，吕慧竹的一位姨表兄吴阶由外地一个大学转学到北京来了。并且进了S大学。通常，由外地转入这所大学是很困难的。可是，吴阶的父亲是一位官阶较高、资格较老的领导，他新近从外地调到首都做了“京官”。通过一个什么关系，就把儿子转入S大学来了。

无巧不成书。吴阶进了S大学后，恰巧和吕慧竹分在一个班上。

这对姨表兄妹小时候曾经有过一段青梅竹马的生活，不过，当年的吕慧竹是个其貌不扬的小姑娘，气宇轩昂的同龄表哥，并没把这位表妹放在眼里。没曾想，女大十八变，刚刚越过二九年华的慧竹，女性的青春骤然改换了她的容颜，与过去相比，几乎判若两人。当吴阶和表妹此次见面时，他惊讶得几乎说不出话来，半晌，才梦幻般地问：

“这真的是你吗？”

“怎么，我变了？”

“简直是另外一个人！”吴阶的目光几乎象胶一样贴在表妹的脸上。

这个感觉在姨妈李茜的眼神中，反射得更为强烈了。这位副部长夫人，在夫荣妻贵这一千古难变的生活规律支配下，最近也荣升了丈夫属下的处长。在庆祝他们全家乔迁北京所举行的家宴上，夫人对应邀前来祝贺的姐姐和她的独生女儿是格外亲热的。当她一眼看到外甥女儿那光艳照人的风采时，竟把多年不见的姐姐抛在一边，象欣赏一件名贵的艺术品那样，对慧竹端详了好几分钟，然后高兴地说：

“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！姐姐，你这女儿比当年‘辅仁’校花的你还要高出一筹呢！”

“咄咄！”李菁瞪了妹妹一眼，“一大把年纪了，还在晚辈面前说这样的话。”

“我说的是真心话呀！”李茜说罢，硬把这位十九岁的大姑娘搂在怀中，又从头到脚端详个遍，几乎每根汗毛都打量了。然后，神秘地、笑盈盈地向姐姐说：“姐姐，看了阿慧，使我想起咱俩年轻时那个不成文的协议，现在该兑现了吧？”

“姨妈，你们订的什么协议？”慧竹亲昵地问，一脸娇憨之态。

吴阶似有所察悟，也用期待的目光望着妈妈。

“就是……问你妈吧！”李茜话到嘴边留了半

句。

“姨妈，您快说说！”吴阶反过来央求李菁了。

“嘻！那是过去的陈糠烂谷子，提它作什么？”李菁也笑而不答，不过，眼睛也不由地把外甥那英俊潇洒的仪表欣赏了多时。

两姐妹越在那儿推诿，越显出这桩协议的神秘色彩。出于好奇，慧竹反而更加急切了，她孩子般地向李茜撒娇道：

“您快说嘛，姨妈，急死人了！”

“好，我说！”李茜笑着伏在慧竹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，但是听着听着，慧竹便掩耳不愿听下去了，她的脸涨得绯红，急切说道：

“您别说了！别说了！我不要听！”

大家哈哈一笑，这一小段插曲就算结束，因为阿姨已把丰盛的菜肴摆在桌上了。

四

回到家里，李菁戏谑地试探女儿：

“阿慧，你对姨妈说的那个协议，有什么想法？”

“又封建，又落后！亏你们还是什么老革命呢！”慧竹毫不客气地讽刺妈妈。

“那么说，你不喜欢吴阶？”

“我干吗非要喜欢他？”

正当这时，慧竹的爸爸吕明回家了。这位身经百战的解放军名将，当年追随一位老师转战南北，曾被誉为老师的左膀右臂，现在是某一兵种的副司令员。吕明身材魁伟，目光炯炯，有大将之风，虽已年近花甲，仍精神矍铄，英姿勃勃，一身草绿色军装，整整齐齐，连一点皱褶都没有。他迈着军人的阔步走进室内，看见女儿正噘着嘴，就诙谐地问：

“怎么，娘儿俩又闹矛盾了？什么性质的？”

“爸爸！”女儿撒娇地靠向父亲，轻轻地耳语一阵，转头又说：“你看妈妈多封建！”

“好一个三十年代的新女性！”吕明笑着揶揄道，“居然搞起那套‘指腹为婚’的把戏来了，不简单。”

“你少挖苦人！姨妈不过是出于对阿慧的偏爱。”李菁有点不好意思地对丈夫说。

“但愿她少对阿慧偏爱。”吕明面带嘲讽地微笑着，“她一偏爱，我就有点害怕。”

“你呀，对我们姊妹总有一种成见！”李菁不

满地白了丈夫一眼。

“哈哈！”将军纵声大笑起来，“成见是没有的，意见倒是有一点儿，但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。不过，这种矛盾，已构成你们那个姊妹协定失效的根据了。是不是这样，阿慧？”

“我站在爸爸一边。”慧竹娇痴地倒在爸爸的怀里。

“好，二比一，少数服从多数。通过！”吕明又幽默地说。

爷儿俩一齐发出胜利的欢笑。“孤立”的妈妈，一阵轻微的难堪之后，也转颜为笑，说：

“瞧你这丫头，部长的儿子你看不上，看你能找个什么样的？”

“我要做老百姓。”女儿说。

五

休看这只小插曲不响亮，但却引起惊人的回声，此后不久，便在S大学的校园里，听到了反响。

一开始，同室的女同学总是背着慧竹咬耳朵；接着，全班同学背着她窃窃私议，常常是一看见蔡伟

和吕慧竹走近，又都马上缄口不语。慧竹感到很奇怪，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呢？

随之而来的，是秦伟对慧竹的有意疏远。本来两人总爱在一起学习、散步、聊天，现在，秦伟却处处躲着她。有几次，下课的时候，吕慧竹有意落在最后等着秦伟，而秦伟却故意从教学楼的另一个门绕道而出，慧竹的等待落了空，在上课时，慧竹想靠近秦伟坐，秦伟却很快抬身换了座位，弄得慧竹很是尴尬。后来，姑娘实在憋不住了，在一天晚自习后直接找到了秦伟：

“请你等一等，我有件事想和你谈谈。”

秦伟迟疑了一下，不情愿地留下来等着她。

踏着路灯的柔和的光，两人一前一后走在碧影湖畔那条幽静的小道上。开始，谁也不先说话，都在等着对方开口。最后，又是慧竹忍受不了沉默的煎熬，率直地向秦伟发了话：

“说吧！对我有什么意见？”

“我没什么意见。”秦伟淡漠地说。

“那你干吗对我这个态度？”

“我怎么了？”

“你折磨人！”吕慧竹几乎声泪俱下。

秦伟叹了一口气，对慧竹怔怔地凝视一会儿，决